

## 漢武帝的賦

康達維

華盛頓大學

David R. Knechtge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這篇論文主要是討論漢武帝的賦和其作品的真偽問題。漢武帝於景帝後三年即位（141B.C.），年僅十六歲，一共在位五十四年。漢武帝在位時，不但「協音律，作詩樂」，而且愛好文學，尤其酷愛辭賦，因此在他統治期間，辭賦這一文體特別興盛。不論在中國文學史上或是歷史小說方面，漢武帝愛好文學已成為家戶曉諭的故事，就以《漢武故事》為例，這本大約是在六朝時代寫的故事就包括下列的記載：

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尤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

從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漢武帝是一個愛好文學的皇帝，他不

1 《漢武故事》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三三，頁966，但不具編者名氏。有關本書作者真偽問題的詳細資料，可參考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172-179。該書作者認為《武帝故事》是在西漢成帝在位期間（32B.C.-7B.C.）寫成的。

但招求天下遺書，還能夠「自作詩賦數百篇」，事實上，從現存的史料考證，他的作品或許不如《漢武故事》一書中所說的作了「數百篇」，據現存的史料記載，漢武帝的作品僅保留了數篇，而且其中有些作品的真偽性尚值商榷。<sup>2</sup>

漢武帝愛好辭賦，因此假定漢武帝在世時確實寫了一些詩賦，這種說法是合理的，但是應遠不如上述所說的「數百篇」。根據正確、可信靠的史料《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記載「上所自造賦二篇」<sup>3</sup>來看，雖然史料中並未記載這兩篇的篇名，但是依據《漢書·外戚傳》的李夫人傳，其中一篇必是〈李夫人賦〉。<sup>4</sup>此外，漢武帝的另外一篇作品有些學者認為是〈秋風辭〉，我將在本文中詳細討論這兩篇文章的真偽問題和其他有關的問題。

〈李夫人賦〉是眾所公認漢武帝作品中最感人、最熟巧的作品，另外，就其時代文風而言也十分特別，不像漢武帝時代出自宮廷詩人之手的辭賦，這篇賦表達了個人深摯的情感：傷悼漢武帝李夫人的早逝。李夫人出自音樂世家，長兄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當漢武帝「興天地諸祠，欲造樂」時，常令宮廷詩人作詩頌，並由李延年「承意玄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由於李延年和平陽主的引薦，李夫人終於受到召見，由於她「妙麗善舞」，因而得到漢武帝的寵幸，後來生有一男，名曰劉膊，世人稱昌邑王（生年約88B.C.-86B.C.），史書記載李夫人早卒，很可能在產子之後不久就過世了。<sup>5</sup>

在中國早期文學史中，漢武帝哀悼李夫人的故事是最著名的情史之一，甚至在《漢書》這一類的正史中，其中有關李夫人的一段

<sup>2</sup> 參考魯迅（周樹人）編著，《古小說鉤沈》（1951；重印本，香港：新藝出版社，1970），頁343。

<sup>3</sup> 《漢書》，卷三〇，頁1748。

<sup>4</sup> 《漢書》，卷九七上，頁3953-3955。

<sup>5</sup> 《漢書》，卷九七上，頁3951。

記載，頗似坊間流傳的情史：

上思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搖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漢武帝作成詩後，還令「樂府諸音家」配以弦樂、歌唱。

另外，有關類似這段的記載也可見於《漢書·郊祀志》：「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sup>6</sup>若是《漢書》是漢武帝這段故事唯一的史料來源，那麼應當不足為奇，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在世時相信方士道術的緣故，但是其他的史料也有類似的記載，而且文中提及的不是李夫人，而是漢武帝的另一位愛妾王夫人，從這一點來看，漢武帝故事本身似乎多少帶點民間傳說的色彩。

根據《漢書》的記載，漢武帝作〈李夫人賦〉是在方士少翁招引李夫人的神魂後，漢武帝「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以後，「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這篇賦的開卷兩句便直接、簡明地道出本文的中心主旨：

美連娟以脩嫫兮，命樛絕而不長。

這兩句詩文很明白道出儘管李夫人連娟美貌，然而卻不幸早逝，其後數行則描寫李夫人過世後，武帝整飾新宮，準備迎接李夫人神魂的過程，文中提及的「新宮」，很可能是方士少翁在「致神」

<sup>6</sup> 《漢書》，卷二五上，頁1219。

<sup>7</sup> 參考桓譚，《新論·詩記》，卷二八，頁1387。但是根據現存的殘卷，其中有關王夫人或是李夫人的說法並不一致，例如李善的《文選注》和《太平御覽》六九九記載的是李夫人，但是《北唐書鈔》和《史記》卷十二所記載的則為王夫人，王充在《論衡》提及漢武帝故事兩次，但是一次為王夫人，另外一次則為李夫人。參考劉盼遂編著，《論衡集解》（台北：木鐸出版社，1976），卷一六，頁331；卷一八，頁368。

過程中設立的帷帳，雖然漢武帝在召魂過程中期望李夫人的神魂能夠早些歸來，但是卻不得不承認李夫人早卒的事實，當他體會到李夫人早亡的玉魂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時候，他以離棄輿馬這類象徵的筆法表示李夫人永遠辭世、轉到幽暗的另外一個世界的歷程：

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

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

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

接著，辭人以數種不同的植物代表夫人早逝的命運，正如在寒秋的季節，使人聯想起秋殺的冷肅，而「桂枝落而銷亡」、「蕃華之未央」這類傷人的情景正好代表了夫人早逝的哀傷：

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

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

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

其後，從第十五行開始，辭人再次表達李夫人走向「窮極」的情景，而且再度體會到這是一個不可反轉的事實。第十六行到二十二行間，則是描繪李夫人在世時的美貌，第十六和第十七行，辭人將李夫人比擬成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芳香四溢，再度以花苞的形象代表少婦的美貌，第十九行到二十二行則描繪夫人的麗質，無憂無慮的輕柔帶有自然爛態的典雅。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行的意思不十分清楚，似指李夫人的遽然過世：武帝在心中再度表達他對李夫人的情意，只是兩人相隔兩世，再也不能欣賞李夫人美麗的容顏了，這段文辭充分表現了夫妻之間生離死別的悽愴：

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

函菱蕞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

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虞愈莊。

8. 根據晉灼的註解：「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顏師古則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為：「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參考《漢書》，卷九七上，頁 3954。

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

接著，從第二十七到三十二行，作者再度提及逝者不可能生還的事實，而形體之魄從此將「放逸以飛揚」，很可能是飛向幽冥之境了，這時候，當夫人向人世間最後道別時，她的香魂卻躊躇不前：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

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

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這篇賦主體的最後幾行總結李夫人靈魂西行的悲戚，西方是日落的地方，常比喻為人類生命最後的歸宿，漢代的時候，西方也是西王母的住所，或許也是一個人在身後的終極歸所。這一段描寫當李夫人的靈魂迅速消失時，詩人辭客的視覺、聽覺也似乎受到了影響，所謂視而不見，聽而無聲了：

超兮西征，宵兮不見。

寢淫敞悅，寂兮無音，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這篇賦的結語，跟傳統的辭賦一樣，以「亂」作結，總結了這篇賦的主題與構思：

亂曰：

佳狹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闢茸，將安程兮！

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滄沫悵兮。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嫵妍太息，嘆稚子兮，惻慄不言，倚所持兮。

9. 根據余英時的看法，早在西漢時期，「魄」入陰間的說法就已經存在了。參考 Yu Ying-shih,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HJAS* 47.2(1987): 381-86.

仁者不誓，豈曰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從第五十一行到五十七行，有些類似《漢書》內記載有關李夫人的故事：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惰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sup>10</sup>

上段劃底線的句子正是「亂曰」內的典故部分，《漢書》內這段有關漢武帝欲訪病篤中李夫人的故事，有如召喚李夫人的靈魂故事一般，令讀者讀之，有些類似坊間的情史，而非傳統的正史記載，而且這段記載至少包括了一項年代的差錯：就是文中稱李夫人的兒子為「王」。事實上李夫人卒於西元前 121 年，她的兒子要到西元前 97 年才封為王。<sup>11</sup>從這一點看，年代的錯誤至少表明了一點事實，就是漢武帝與李夫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是當時逐字記錄下來的。

從這一點時代的錯誤，探究班固《漢書》的資料來源，在當時是否有人直接記下漢武帝與李夫人之間的親密對話，若是的話，那麼班固是否有機會能夠直接採用這些資料？或是班固《漢書》內有關武帝和李夫人之間的事跡，採自類似《武帝故事》的記載？對於這類的問題，我目前並沒有答案，但是我提出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針對「亂曰」這一段提出評論性的討論。「亂曰」這一段的內容，不但似乎主要依據我所稱的武帝情史部分，同時這一段與傳統

<sup>10</sup> 《漢書》，卷九七上，頁 3951-3952。

<sup>11</sup> 《漢書》，卷六，頁 205；卷一四，頁 420；卷六三，頁 2764。

的「亂曰」也有顯著的不同，一般而言，辭賦的「亂」文目的在總結前文所言，很少添加新材料。雖然這篇賦文的「亂」文部分也是以傳統的方式開端：從三十九到四十四行這前六行是總結本文的主題，為美麗李夫人的早逝而哀傷，但是自第四十五行開始，則增加了原文所未有的新文筆：李夫人兄弟與兒子的哀泣，悲不可止，而武帝回想李夫人臨終時候，以及自己誓言旦旦的情景。這些新加添的材料使「亂」文這一部份自成一段獨立的賦體，可從原文抽引出來，自成一篇。

到目前為止，這篇反乎常例的「亂」文，其中附加有關作者真偽的問題，我還一直沒討論到。歷年來一般認為「李夫人賦」是漢武帝的作品，雖然我個人沒有異議，但是心中總是存著一個這樣的問題，就是歷年來一般歸屬帝王的作品，到底其中有幾成是帝王本身真正的作品。遺憾的是，可供查證的證據並不多，不過根據《漢書》的記載，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漢武帝「好藝文」，對於淮南王「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次為文或是賞賜書信的時候，總是先由宮廷文士檢閱他的草稿。<sup>12</sup>因此，由這一點推論，若是武帝在為文賜書方面會尋求其他詩人辭客的協助，那麼要創寫像「賦」這麼艱難的文體，漢武帝很可能更會尋求詩人辭客的代筆潤色，而且參與的辭人墨客可能還不止一位，從這一點推論，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篇「亂」文不同於其他傳統的形式，很可能這篇「亂」文是後人根據原有的賦篇加添而成的，或是以後人的作品取代原有的「亂」文。

事實上，漢武帝具有詩人辭客的美名，其主要的作品不在〈李夫人賦〉，而是在〈秋風辭〉一篇，這是他最著名的詩篇，而文章總集《文選》中除了選有其他帝王的一些作品外，也收錄了這篇，<sup>13</sup>清朝的沈德潛（1673-1769）盛讚這篇〈秋風辭〉為「離騷遺響」。

<sup>12</sup> 《漢書》，卷四四，頁 2145。

<sup>13</sup> 《文選》，卷四五，頁 18 下。

其內容如下：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文選》作攜）佳人兮不能忘。  
 汎樓船（《文選》作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擢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若是讀者事先不知道這首詩的背景，或許很容易看出這是一首有關秋日泛舟汾河的詩，起首數行描寫的是秋天熟悉的景象：秋風起、白雲飛、草木枯黃、葉飄落、雁南飛。第三行的蘭與菊則是秋天常見的兩種花卉，蘭指蘭草，有許多品種，在北美洲也有好幾種不同的品種，根據植物百科全書的記載，蘭草一般是在「八、九月的時候，開一簇簇藍、紫或是白色的花朵。」<sup>15</sup>根據中國植物權威學家陸文郁的解釋，蘭花在秋天的時候，「於莖頂密生頭狀花，排列為繖房花序。頭狀花之總苞成數列，小花全部為管狀花，淡紫色。」<sup>16</sup>另外《楚辭》裡的蘭草是秋天最出色的花卉，屈原於〈離騷〉一文中有「紉秋蘭以為佩」的詩句，王逸的註解作「蘭香草也，秋而芳。」<sup>17</sup>三國時代的薛綜（卒於243）則認為秋蘭是一種香草，「秋時盛也。」<sup>18</sup>

菊花和秋天是最常見的聯想，屈原在〈離騷〉一文中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詩句。<sup>19</sup>一般認為食用秋菊的落英能夠輔體延年，而其香氣則是最為純正的芬芳。例如魏文帝曹丕（186-226）在「九日與鍾繇書」中寫到：「（九月九日）是月

<sup>14</sup> 《古詩源》（香港：中華書局，1973），卷二，頁4上。

<sup>15</sup> *The Good Housekeeping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16 Vols. (New York: The Hearst Corporation, 1972), 6:906.

<sup>16</sup> 《詩草木今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頁57。

<sup>17</sup> 《楚辭補注》（香港：中華書局，1963），卷一，頁4下。

<sup>18</sup> 《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頁104。

<sup>19</sup> 《楚辭補注》，卷一，頁10上。

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至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樂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sup>20</sup>另外著名晉朝詩人陶潛（365-427）最著名的詩句之一即以「佳色」稱秋菊。<sup>21</sup>

有關第四行的詩意，由於其中包括了一些不容易解決的懸疑語，我暫時擱置一旁，待回頭再詳細解釋清楚。

從這首詩的第五行觀看，詩人是在汾河的船上寫成的，而這條船並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樓船（《文選》作樓舡），是一種大型多層的遊船，專為帝王遊覽觀賞使用，當船身劃過水面的時候，會激起白色的波瀾。儘管當時詩人在船上作樂和歡慶，但是面對當時秋天的情景，很快的，歡樂的情緒即轉為愁思，感慨少壯幾時，而老年將至的無奈，這樣的情景，應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所謂「樂極生悲」，或是如《淮南子》一書中所說的：「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sup>22</sup>而英國大詩人喬塞 Chaucer 在《武士故事》（*The Knight's Tale*）（2841）中也有類似的詩句：「喜悅在悲傷之後，而悲傷在喜樂之後。」（*Joye after wo, and wo after gladness.*）

這首詩除了提到的樓船外，其他的詩句很少能夠辨認是宮廷的形象，或是特別辨認詩人本身就是漢武帝。最早的有關資料《漢武故事》<sup>23</sup>也包括了一些這首詩的歷史背景，而其中的敘言部分則簡略地提及當時為文的背景環境：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sup>20</sup>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七，頁4上。

<sup>21</sup> 陶潛〈飲酒詩〉的第七首「秋菊有佳色」。

<sup>22</sup> 《淮南子》（四部備要本），卷一二，頁19下。

<sup>23</sup> 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八四，頁1180，收錄了這段《武帝故事》的敘言部分。

根據《武帝故事》的記載，〈秋風辭〉是漢武帝劉徹在行幸河東之後所作的，河東位於汾河的南岸，適合行舟遊覽，是漢武帝祭祀后土的場所。

這首詩除了上述的資料來源外，《文選》也收錄了這首〈秋風辭〉，內容除了第四行的「懷」作「攜」外，其他部分完全相同。現在先探討詩句的考證部分，按《文選》中並未提及〈秋風辭〉的資料來源，而其中包括的敘言部分則與《漢武故事》中的完全雷同，因此我個人認為《文選》中的〈秋風辭〉很可能出自《漢武故事》。但是這首歷來歸之漢武帝最著名的〈秋風辭〉，從行文考據方面來看，它的根源並不可靠，為什麼漢武帝這麼重要的一篇作品，在當時所有漢代的史籍中卻不曾收錄，這一點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此外，這篇敘言提及的為詩背景，在漢代史籍中卻無以獲得證實，就敘言內的記載，漢武帝是在行幸河東，祭祀后土之後自作〈秋風辭〉。然而根據史書的記載，漢武帝祭祀后土的地點在汾陰，在今天山西省萬榮縣之西的汾河南岸，是在西元前 114 年建立的，史書中記載漢武帝曾五次「行幸河東」：其中春天四次，<sup>24</sup>冬天一次，<sup>25</sup>雖然有些學者想藉這些史書的記載重新編制漢武帝曾經在汾陰舉行過秋天的祭祀，但是所舉的證據都很難讓人信服。<sup>26</sup>若是漢武帝

<sup>24</sup>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六，頁 195（107B.C.）；卷六，頁 198（105B.C.）；卷六，頁 200（103B.C.）；卷六，頁 202（100B.C.）。

<sup>25</sup> 《漢書》，卷六，頁 183（114B.C.）。另外《漢書》同卷內（頁 199）提及太初元年（104B.C.），「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高里近泰山，有些學者誤將此次行幸包括在行幸河東內。

<sup>26</sup> 元代學者白珽（1248-1328）是第一位注意到漢武帝在秋季行幸河東，不符合史書上的記載，《漢書》記載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雘上。」（卷六，頁 183）又有「於是天子東幸汾陰……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雘上。」（卷二五上，頁 1221-1222）他認為在時間上的差異是因為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他認為漢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汾陰，事實上應在秋季，而非十一月的冬季，因此他的結論是「辭作於此時無疑。」參考〈湛淵靜語〉，收入《知不足齋叢書》，卷二，頁 29 上、下。然而白珽對漢代曆法的估算是錯誤的，漢代是在太初三年（104B.C.）才改用夏曆，根據《漢書》，武帝在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雘上。」因此

真的曾在秋天的時候在河東的汾陰一帶舉行祭祀后土的典禮，為什麼史書內卻不曾記載，這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因此在《漢武故事》內提及漢武帝在秋天的時候「幸河東，祠后土」，其中的可靠性，也是很令人值得懷疑。

另外，有關作者的問題，雖然歷代以來將〈秋風辭〉歸諸於漢武帝的作品，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懷疑的，但是卻很少有學者提出質疑，只有梁啟超不然，他認為這篇估價過高的作品不像出自漢武帝之手，他認為「這首詩柔媚剽滑，毫沒有西京樸拙氣，和武帝別的作品尤其不類，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sup>27</sup>漢武帝的這首〈秋風辭〉起首一句「秋風起兮白雲飛」，顯而易見的，類似漢高祖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

除上句之外，梁啟超還認為〈秋風辭〉的第三、第四句係抄襲《楚辭》的詩句，他說：「蘭秀菊芳兩句分明抄襲楚辭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為敢言。』」<sup>28</sup>有關第四行這一句具有不同的解釋，除了《漢武故事》作「懷」，而《文選》作「攜」這個困難的問題外，更令人感到困擾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佳人」。「佳人」並不是一個特殊的詞彙，但是在本詩句中的用意則很不清楚，到底「佳人」是指誰？男性或是女性？單數或是複數？詩文評註家和翻譯的學者曾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說，一般普遍接受的說法是「佳人」係指「美人」，<sup>29</sup>有一名學者認為，「佳人」係專指一名宮廷的美

為了配合秦曆，十一月事實上為夏曆的二月，二月尚為冬季。「十一月甲子」相當於西元前一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有關詳細內容，可參考 Homer H. Dubs,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3 Vols. (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8-1955), 2:74。

<sup>27</sup> 參考《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1936；重印本。上海：中華書局，1941），頁 17。

<sup>28</sup> 同上，另外可參考《楚辭補注》，卷二，頁 9 下-10 上。

<sup>29</sup> 例如 Arthur Waley, *Chinese Poem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6), pp. 42 "I think of my lovely lady; I never can forget." Waley 的評論是：在本詩中，詩人為了履行義務而必須遠行時，他不得不將他的「佳人」留在宮廷內，他坐在大型遊艇內，四周群臣環繞。另外一篇譯文，不具作者名氏，收在 Paul Demieville 編輯的 *Anthologie de la poesie chinoise classique*

人。<sup>30</sup>甚或指漢武帝的愛妾李夫人，她是個絕世無雙的美女，正如李夫人的長兄李延年所作的〈佳人歌〉中的佳人一般，具有傾城傾國的美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雖然「佳人」一般所指的是年輕貌美的美女，但並不一定專指女性，早在《文選》的五臣注中，呂延濟的註解作「佳人謂群臣」。<sup>31</sup>這種說法似乎較能符合《文選》中的詩句作「攜佳人兮不能忘」，而非如《武帝故事》中作「懷佳人兮不能忘」了。

除了上述兩種解釋外，另外還有第三種有關「佳人」的解釋，依照《楚辭》的傳統，「佳人」係指「美人」，指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士，例如〈悲回風〉的作者曾兩次在詩中提及「佳人」，「惟佳人之永都」和「惟佳人之獨懷」，<sup>32</sup>此處的「佳人」都是指有智慧、有道德的好人，雖然〈悲回風〉和〈秋風辭〉這兩首詩的背景意義不盡相同，但是〈秋風辭〉的第四句「懷佳人兮不能忘」帶有與「惟佳人之獨懷」相似的詞句，很可能是因為詩人暗中比喻「佳人」和前行的「蘭」與「菊」，因此懷念起《楚辭》傳統中所謂「蘭」與「菊」的道德本色，因此若是將「佳人」解釋作大部分帝王尋求

(Paris: Gallimard, 1962), pp. 67。另外還可參考 Ronald Miao, 收入 Wu-chi Liu 和 Irving Yucheng Lo 合編的 *Sunflower Splendor*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5), pp. 30; James J.Y.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pp. 50。中文方面可參考馬豫靜評析的〈秋風辭〉，他評註說：「三、四兩句，視野收縮，由無限廣闊的宇宙，轉移到香蘭芳菊的玩賞，從而勾起思念佳人的兒女情長。」這篇文章收在李春祥主編的《樂府詩鑑賞詞典》，頁 108。

<sup>30</sup> 參考劉文初主編，《漢魏六朝詩賞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 7-8。

<sup>31</sup> 參考《六臣注文選》（四部叢刊本），卷四五，頁 26，另外並可參考陳建洲的短文，收入呂晴飛、李觀鼎、劉方成主編，《漢魏六朝詩歌鑑賞詞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0），頁 11。文中指出：「這裡的『佳人』，指的是思想品德美好的人，也就是當時和漢武帝坐在一個船上的群臣。」

<sup>32</sup> 參考《楚辭補注》，卷四，頁 31 下-32 上。

的理想的政治賢客，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到底此處的「佳人」是指陪伴漢武帝出遊的群臣，或是某一特定、理想中的賢士，這就很難確定了。

從詩句意義而言，就僅這一行詩就有這麼多層次的解釋，因此我認為這首詩並不如梁啓超所說的「意淺而調濫」，姑且不論漢武帝到底是不是〈秋風辭〉的真正作者，就這首詩的辭意來看，可說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早表達秋愁的一首詩，後來另外一首歷來認為宋玉的〈九變〉，或許可與之並提，而後代詩人曹丕的〈燕歌行〉很可能就是受到這兩首詩的影響：

秋風蕭瑟天氣涼，  
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鵠南翔。<sup>33</sup>

清代詩評家沈德潛（1673-1769）盛讚這首詩為「離騷遺響」，<sup>34</sup>而魯迅則認為這首詩中表達的情感「纏綿流麗，雖詞人不能過也」，<sup>35</sup>像這麼偉大、影響深遠的一首詩，卻不能確知作者的名氏，這是十分令人感到遺憾的。我對這首詩的第一句採用早期漢高祖的詩句，並不像梁啓超認為「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那樣感到困擾，因為只有第一句明顯的是襲用前人的詩句，但若是這首詩的作者真是劉徹，那麼他模仿開國先祖的詩句以示敬意，甚或在某些方面想與先帝高祖一較長短，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有關〈秋風辭〉文體歸類的問題，若是〈秋風辭〉真是漢武帝的作品，那麼到底〈秋風辭〉是不是一篇賦？《文選》將之歸在「辭」類，與陶淵明著名的〈歸去來辭〉同歸一類，由於在漢朝的時候，「辭、賦往往是不分的」，因此有些學者將〈秋風辭〉歸屬賦類，<sup>36</sup>同時《文選》在「辭」的歸類方面僅收有上述這兩首，

<sup>33</sup> 《文選》，卷二七，頁 1284。

<sup>34</sup> 《古詩源》（香港：中華書局，1973），卷二，頁 4 上。

<sup>35</sup> 參考《漢文學史大綱》，頁 32。

<sup>36</sup> 參考龔克昌，《漢賦研究》（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頁 164；馬

結構形式方面完全不同，因此對《文選》在「辭」的文體定義方面很難確定。事實上，分析「秋風辭」的文體，其是漢代時期「楚歌」的一種特別形式，「楚歌」來自《楚辭》的〈九歌〉，雖然在文體結構方面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多半的作品，包括〈秋風辭〉在內，其多半的結構為兩組三音節的字，而中間以「兮」字作為停頓的符號，即○○○兮○○○。像這一類的作品，法國漢學家 Jean-Pierre Diény 稱作「哀情的即興詩」！（*improvisation pathethique*），他說：「當詩人處在一個悲劇性或是令人感動的情況下，為了來能夠減輕這種傷感所帶來的壓迫感，詩人以歌唱，有時吹奏樂器，或是邀請親密的朋友作陪，在這情況下，這類即興詩的作品，較不注重文學的形式，而以詩歌或是音樂表達的趣味和習慣為主。」<sup>37</sup>

我在另外一篇專門討論漢武帝詩歌的長篇論文中，曾詳細討論漢代王室最喜愛「楚歌」一類的詩歌體，而〈秋風辭〉中所包括的詩歌體的基本結構正是最佳的例證。<sup>38</sup>像這一類的詩歌體裁，還有數篇歷來歸之於漢武帝劉徹的作品，其中包括〈瓠子歌〉、〈天馬歌〉一類的作品，我雖然很懷疑這些作品的真偽性，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並不願意排除〈秋風辭〉是漢武帝的文學作品，不過必須注意的一點，就是漢武帝的〈秋風辭〉雖然具有一些文字上和詮釋方面的問題，但是這首詩歌也同時具有文學上一定的價值。

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71。

<sup>37</sup> Jean-Pierre Diény, *Aux Origines de la poésie classique en Chine* (Leiden: Brill, 1968), pp. 44-45.

<sup>38</sup> 這篇文章 "The Literary Emperor: The Case of Emperor Wu of the Former Han" 收在 Frederick Brandauer 和黃俊傑合編的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pp. 51-76.

##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魏晉南北朝辭賦中的生命主題

何新文

湖北大學中文系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sup>1</sup>。作為人生之大得大失的生死，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它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人們悅生惡死的樂甚、哀深之情而改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凡人皆固有一死，死是一切生命的最後歸宿。因此，對於生與死的關切是人所共通的情緒，對於人生道路、生命意義的思索探尋，既伴隨著每個生命個體的人生全程，同時也成為被稱為「人學」之文學的普遍動機和終極主題。

本文擬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辭賦為基本對象，從辭賦家的生死觀念及其形成的時空因素、辭賦作品的生命主題分析、生命主題辭賦作品的藝術成就及其思想認識價值之評價等方面，對古代辭賦中的這一現象試作初步探討。

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辭賦史上，先是戰國末期，當蘇秦、張儀

<sup>1</sup> 陸機，〈大暮賦〉。